

艾青

研究论文集

骆方赵
寒午
超牧生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艾青研究论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艾青研究论文集

骆寒超 方 牧 赵午生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30千字 1插页

1983年12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098·149 定价：1.05元

Dc79/8

目 录

关于艾青生平和创作的一些情况

- 蒋海涛(1)
- 艾青的诗美学 晓 雪(9)
- 时代感 历史感 传统感
——论艾青对诗坛的启迪意义 骆寒超(31)
- 论艾青的抒情史诗 方 牧(66)
- 艾青——三十年代诗坛升起的灿烂明星 赵午生(100)
- 艾青——面向世界的诗人 王春煜(129)
- 论艾青的狱中诗 周红兴(143)
- 论《大堰河》与艾青的创作个性 朱栋霖(168)
- 论艾青诗歌的力感 王 庇(191)
- 艾青诗歌的绘画美 蔡良骥(206)
-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的“宁馨儿”
——浅论艾青诗歌的艺术风格

.....	雨 石(223)
论艾青抒情诗中的第二形象.....	沈泽宣(241)
艾青叙事诗艺术初探.....	张器友 袁世全(260)
艾青与诗的散文美.....	丁茂远(279)
漫话艾青诗中的理	
——迟华楼诗话三则.....	林 涣(295)
论艾青诗歌的典型化手法.....	李丽中(304)
现代诗歌创作的路标	
——学习艾青诗论近作.....	王玉树(325)
后 记.....	(340)

关于艾青生平和创作的一些情况

蒋 海 涛

艾青是我的大哥。常有同志来访，或写信问我有关艾青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在有关艾青的资料记述中，经常发现有的情况与事实有些出入。因此，我在下面对几个有关的问题作些回忆，作为答复和订正。

第一个问题，艾青的出生年月和对他早年在家乡的一点回忆

艾青出生于一九一〇年，与曹禺、吴强、姚雪垠等都是同年。有的文章把他的出生月份弄错了。一九七九年我为了编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住在北京史家胡同我的大哥家里，看到了在《长春》上发表的李又然同志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巴黎时与艾青交往的情况，也提到了艾青这一笔名的来历。李又然说：艾青在“蒋”字上打了一个叉，露出草头成了“艾”字；“青”字呢？因为艾青是十二月生的。“艾”字的来历与许多资料谈及的比较符合，但他把“青”字的来历搞错了。李又然在三十年代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才十二岁光景。由于他是艾青的朋友，我们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住在我家东厢客房里，还逗我下过围棋，我输了（我下围棋是从艾青那里学来的）。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褓姆》就是艾青在监狱中托人带给李又然，后来在《春光》杂志上发表的。说艾青是

十二月生，大概他没有记清楚。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日凑巧得很，都是农历十七生的。艾青是二月十七，我的二哥是七月十七，我是十二月十七，月份是等差级数，很好记。

有人问，有的材料上说艾青两字也是海澄（大哥原名蒋海澄）两字的家乡土音的谐音，对不对？我想，是有关系的，家乡人称海澄发音和艾青相近。

艾青热爱家乡，但他一生天南海北，国内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几乎遍历全国；国外到过几个大洲。除童年和少年的一段时间外，在家乡的时间并不长。法国留学回来和出狱后到过家里几次也都没住得很久。然而有许多事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起了在家里的堂前，在写着“望益”那块匾额的下面，晚上他对弟妹们讲读外国名著《茵梦湖》里的故事。我记起了他离开牢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我们一起在本村祠堂前池塘里洗澡、戏水，他在池塘里低吟：“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他教我下围棋，那黑白棋子还是用马粪纸剪的，有时下得竟忘记了吃饭。他还同我们到村子附近的西周高背一带游览、写生，或者到风光绮丽的山坡上、池塘边观赏，沐浴在大自然的波光色海里。他从外面带回来许多书刊，有红壳面的《呐喊》，有封面上好象几个人挨在一起的《彷徨》，他住的东厢楼上的书橱里挤满了厚厚的现代杂志。这些都启引过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去轻敲文学的门扉。这一切，都象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象没有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尤其是他为了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而离家远走的坚毅意志，一直在我的心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炮火打响了，他又义无反顾地违反父亲叫他留在家里的意愿，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临行时并告诉我的二哥：“今后不管怎样，你们兄弟俩要做正直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参加

那个党（指国民党）。”这一临别赠言，也使我联想到他的为人以及他为什么那样热爱鲁迅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文章和资料把艾青讲成义乌人（直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福建教育学院出的一篇谈《黎明的通知》的资料还说艾青是义乌人）。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他读的浙江省第七中学（现在的金华一中），原来的校址就在金华的名胜古迹“八咏楼”的附近。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金华住过，她写过《武陵春》一词，词中写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双溪，就是义乌江和武义江汇合成的婺江。八咏楼高数丈，面临婺江，登楼可以远眺。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来金华避难时，曾登临过八咏楼，写过很有气势的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从金华出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畈田蒋，我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村子就在双尖山下，艾青在《双尖山》这首诗中这样写：“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早晨，你看着我起身，晚上，你看着我睡眠。”的确，在我家的楼上，从北面楼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双尖山的山顶。双尖山，在抗战时期是金东义西一带游击战士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记得，我初次看到的《献给乡村的诗》、《雪里钻》等诗，就是由当时金萧支队游击战士带来的。从我们这个村子向东走两里多路，就有一条小溪，隔溪就是义乌地界，我们村里的方言同史学家吴晗家乡苦竹塘（属义乌地界，离畈田蒋约五华里）的方言很相似，我们的母亲又是义乌县王阡（离我们村子十华里，比我们村子大）人，所以有的人就误传我们是义乌人。吴晗倒是真正的义乌人，他的外婆家却在我们村子里。吴晗童年、少年时代在金华傅村育德小学

和城里的金华中学(那时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假日常到畈田蒋外婆家来，常同艾青一起玩。出生在义乌的名人较多，如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所以有的人把艾青也说成义乌人。我们的村子离金华城七十华里，离义乌城倒更近一些，也容易把我们当成义乌人。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堰河——我的褓姆》和《我的父亲》。《大堰河——我的褓姆》是在狱中写的成名作。诗中的人物形象可说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它与《我的父亲》是姊妹篇，都是研究艾青早年生活及其家庭的重要诗篇。

大堰河是个童养媳，她的名字就是她出生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她的村庄叫大叶荷，大堰河是谐音。大叶荷这个村子很小。这个女孩子从小嫁到畈田蒋做童养媳，度过了劳碌悲苦的一生，死时只有一口很简陋的棺木，一手把纸钱的灰，用几把稻草盖一盖棺材，旁边也围点稻草，就算是一个坟墓。

大堰河的确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农妇，我的姑母早年丧夫失子，住在畈田蒋，时常赞叹大堰河，说她很勤快，可惜死得太早了。旧社会的童养媳都是悲苦的，连一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我们村子里就有许多童养媳，都象大堰河一样，用出生的村庄的名字代替她们的名字。

有人问，大堰河在劳动时还含着笑，是不是实写？我说，看看鲁迅写祥林嫂到鲁四家开始做工的那一段，写到“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可懂得“笑”里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味。大堰河的“含着笑”，一方面说明大堰河的要求多么卑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旧时代穷苦人要谋生，哪能哭丧着脸去惹东家或旁人的不愉快呢？

《我的父亲》基本上也是真实的，可说是复现了父亲的原

型。听说国外有人问，父亲是假迷信还是真迷信？我想，真假都有。根据他是“《东方杂志》的读者，《申报》的定户”和“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成了‘维新派’的信徒”，应该说是假迷信。但他在鸟粪掉到头上时，又硬要艾青去讨百家茶驱晦气，艾青不肯去，就把一只碗扣在艾青头上，则是又封建又迷信。母亲可说是真迷信，因为她多病，想求神保佑她的身体，信过佛教，也信过耶稣教。由于多病，她又有感伤情绪，她虽不识字，还听她吟咏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人问：艾青被捕后，父亲哭到天亮，是不是真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真的。因为儿子走的不是与他同一条路，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曾盼望艾青早日从法国巴黎回家，照他的意愿干事，但等而又等，儿子尚未回来，他竟吟咏起温庭筠的词句来了：“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及至儿子回国，不但没有衣锦荣归，而且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些叛乱的书籍，和那些狂热的画幅，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现在又被关进了监狱；由于对儿子的绝望，确曾一夜哭到天亮。

第四个问题，艾青对解放区的感情和共产党人对艾青的教育和关怀。

解放后，我曾多次见到了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艾青。他回忆起在延安的这段生活时，感到延安确实是一个革命大熔炉，他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和边区人民对他的教育和关怀。

杜甫有一首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谈到春雨对农作物的滋润，同样党的教育与关怀，以及延安精神也滋养了艾青。如果说，大堰河对艾青的爱和

哺育之情是艾青联结劳动人民的最初的纽带；那么，喝了延河水以后，应是艾青深入工农兵到临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人对艾青的教育和关怀，最早应提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艾青在一九八二年《诗刊》第三期上写了深情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篇：《清明时节雨纷纷》。

艾青多次谈到周恩来同志，我在一九七九年到北京史家胡同时，他还拿出保存多年的周恩来同志的信函，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艾青在一九四一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和帮助到了延安的。人未到，周恩来的电报早到了。那时艾青才是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年青人，党的关怀，温暖了他的心。

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讲过：“象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创作，不愁生活的问题。”到延安后，他在写作上获得了充分的自由，生活上也得到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在蓝家坪分配到两个窑洞。他曾同我谈起毛主席曾亲自到他的窑洞里来，问他窑洞是不是够用。在窑洞里安排工作环境时，彭真同志亦关怀过他。

更使其感动的还是组织上关心他在政治上的进步。那时延安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是陈云同志。陈云有一次找他谈话，热情地鼓励他说：“我看了你的作品，感到你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现在，就看你自己了。”李维汉、凯丰等同志也先后鼓励过艾青争取早日入党。艾青在诗作中多次提到巴黎公社，有的将军就对艾青说过：你是热爱公社的子孙的。

在延安，艾青不仅马上被安排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还被选上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由志丹县选出）。有一次开参议会，毛主席作了重要讲演。艾青对毛主席说：“你真会讲话。”毛主席谦虚地说：“我讲话老出毛病，后来知道了，就抓住要点，其他地方就不要紧了。”

一九四二年，艾青到了中央党校三部学习。那时毛主席是党校的校长，他很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成长。毛主席在同艾青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到：“列宁同高尔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为了胜利，为了前进，我们要整理一下内部的思想。”

文艺界整风展开的时候，毛主席一共给艾青写了三封亲笔信。有一次因河水大，还派马来接他。文艺座谈会之后，胡宗南军队层层包围延安，艾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又立即给艾青回了信：

“艾青同志：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丁玲同志在延安编《解放日报》时，要艾青写篇文章。艾青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章的最后引了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朱德总司令对这两句话，作了最精辟的解释：“艾青同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这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朱总司令的话，艾青一直都记在心里。

王震将军对艾青的友谊，也很能说明共产党人的胸怀。王震将军他自己是工人出身，但他很懂得知识分子。一九四三年，艾青与萧三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慰问团到南泥湾、金盆湾三五九旅驻地慰问，在金盆湾“劳军团欢迎会”上艾青亲自朗诵了他自己写的《拥护自己的军队——献给三五九旅》这一首诗。也由于这一次慰问，结识了王震将军。从此，王震将军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并关怀了艾青。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艾青到了北大荒。王震同志在延安时了解他，在艾青到北大荒前，把他请到家里谈心。王震到东北

视察时又交代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赶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有一次，王震在农垦战士的军人大会上说：“你们知道诗人艾青同志吗？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来歌颂你们的。”将军和诗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时间已经历了四十个年头。

延安精神和共产党人的关怀，从多方面教育和感召了艾青，当国内外敌人污蔑延安时，艾青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写了《向世界宣布吧》一诗，向世界人民宣布了他对延安和解放区的热爱。

延河的水，永远激荡着艾青的心灵。

延安宝塔的身影，永远活在艾青的心里。

在《煤的对话》一诗中，艾青说过：“给我以火，给我以火。”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的火，至今还在年逾古稀的诗人身上燃烧，放射出青春的火焰！

艾青的诗美学

晓 雪

艾青活跃在中国诗坛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他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经验最丰富而又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忧愤、追求、觉醒和抗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欢乐、挫折和胜利，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和斗争生活。他的诗，称得上是我们时代人民的镜子、革命的鼓角和历史的回声。

早在四十多年前，艾青就在他著名的《诗论》中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

艾青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胜利，当然也是他的美学的胜利。他的诗，是他的美学主张的实践。他关于诗的美学主张，他的诗美学，则是他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结晶和升华。那么，他的诗美学，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重要内容，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又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呢？这至今似乎仍然还是“被理论家所忽略”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初步学习的粗浅体会。

艾青从小爱美术，喜欢图画和手工艺。他是从绘画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他在西湖艺术院（即现在的浙江美术学院）的绘画系学习过，后来留学法国三年，也主要是学画、搞美术。这使他对美、对美的色彩、美的形象、美的事物，对生活中一切美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敏感与追求。所以当他在巴黎谈到一些外国诗歌，“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的时候，他也是首先“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他是在追求美、揭示美、表现美、创造美这一点上，把绘画和诗歌联系起来的。他认为，写诗与绘画“同样都是为真、善、美在劳动。绘画应该是彩色的诗；诗应该是文字的绘画。”“没有美，艺术是不存在的。”艾青早年就坚信这一点。

然而美是什么？“美即生活……但生活必须是我们所理想的那种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艾青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后，便拿起画笔，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投入了为争取、实现和创造我们时代人民“所理想的那种生活”而作的斗争。

不久，他与其他十二名美术青年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牢里，他失去绘画的物质条件，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诗。他说：“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

“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借诗表达自己的意志、信念、理想和世界观，借诗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和反动制度的揭露和鞭挞，借诗表达自己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借诗发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这就是艾青写诗的目

的和动力，是对他诗美的首要要求，也是他关于诗的第一条美学主张。

艾青不是唯美主义者，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他扎根在当代中国人民现实生活的深处，他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的最黑暗的监牢里点燃了诗的火把，他一起步就走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他认为：“艺术作为人的创作活动，总是有目的的行为”，而这目的，就是反映时代，歌唱人民。

他说：“艺术里看不见人民，人民中看不见艺术。”

他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

他说：“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而“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象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 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惟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艾青是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从他“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艰苦的斗争中”写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狱中诗，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吹号者》、《火

把》、《黎明的通过》，到近几年写的《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等，都是实践他自己的这种美学主张的。诗人从他的生活出发，通过他自己的个性感觉，抒发的是人民的感情，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

他主张：“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他认为：“教会，贵族，布尔乔亚……已轮流地蹂躏了艺术，诗。把诗交还给人民吧！让它成为人民精神的武装。”

他强调：“为正义的指挥刀能组织人民的步伐，诗人的笔必须为人民精神的坚固与一致而努力。”

他号召：“真正的诗人们，让我们摸一摸人民的脉搏吧！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人民在渴望些什么？人民在要求些什么？让我们从人民的身上感受一点体温吧！”“让我们和人民一起歌唱吧！”

忠于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把自己心灵中最好最美的歌献给时代、献给人民，这就是艾青诗歌美学主张的核心。

二

诗的美，首先在于内容。

艾青说：“必须了解生活的美，必须了解凡我们此刻所蒙受的一切的耻辱与不幸，迫害与困厄，即是我们的诗的最真实的源泉。”

必须了解生活的美，揭示生活的美，为发现、反映、创造和保卫生活的美而斗争。

必须了解人民内心的美、精神的美，揭示人民内心的美；精神的美为挖掘、表现和铸造人们的美好的灵魂而斗争。